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二 歸田藁十六

元 虞集 撰

碑

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謚文肅陳公神道碑

昔我世祖皇帝纘太祖之丕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

四海底定中原乃議禮制度考文以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衡仲平楊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公鶚百一竇公默子聲王公磐文炳徐公世隆威卿諸賢置諸帷幄尊禮而信任之曁登極改元則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時則亦有恢宏之才勤敏之績持文史議論以賛成於其間為諸公所器重則故河南僉省柘城陳文肅公其人也公諱思濟字濟民幼知孝弟出於天性讀經傳隨達其理為書氣韻有法弱冠事

世祖於藩邸以才器聞博聞積學顧問進退靡所闕遺中統始建中書省以總國政諸公在朝講論為治之道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羣策畢獻百廢具修奏稟施行殆無虗日公於是時專主奏記之事於掖垣矣天子方憂陜西地重而勢近以平章廉公忻都忠諒有為命以分省往鎮辟公以行廉公果能絶顧慮以定變天子嘉歎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從廉公還朝仍主奏記銓衡儀節悉以兼攝廉公分省

東平擢公左右司都事以從及還仍兼知管差除阿哈瑪特亦位平章在廉公下請立制國用使欲侵國政廉公常以正義折之廉公中於譖言阿哈瑪特坐省堂氣焰熏灼掾吏抱文書不敢前公獨以其文書進阿哈瑪特擬署於廉公之位公以手覆其處曰公不得署此衆愕眙恐蹈不測公恬然攝文書以退首相韙其言卒不敢擅署時人甚以為難公在朝久如朝廷以兵革初定農事即廢乃立十道勸農使以糾治之總於御史臺大抵以得忠

厚款惻醇儒循吏以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為政之大者公皆執文墨而與聞焉至元六年置高唐州以公積勞命守其郡農桑水利奏最拜監察御史阿哈瑪特專政立尚書省中書為虛器公率同列魏公初太初雷公膺

闕上章言之上命樞密曾公仲一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辭公曰御史言官為國事非私已有所辨訟拂衣而出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戒苛擾務簡靜平賦徭理冤滯閭閻遂安豪右屏跡江南初內附民未孚於新

政擢公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盜起新昌玉山宣慰使陳公某慶甫馬公紹子卿帥師往討方立馬撫諭民將感服飛矢中陳公而歿宣慰司以事聞合兵縱擊平之或告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為變者軍帥大怒執郡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興郡僚多新附人不敢發一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

境得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讞獄浙西多所平反
桐廬民有以輕罪久繫者公閔其羸而釋之明日匍匐
而前曰公仁恕神明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囚瘐死矣公
即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民甚苦私
鹽互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傍指浙民以安
拜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人憂御史臺四
起復之不為動二十三年陞少中大夫同知淮東道宣
慰司事未幾移節浙西浙西大水民飢無宿儲以濟而

浙東多粟公曰皆天子之民也可坐視乎請於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又移江東朝命造五軍甲公董其事省臣用譖將因欲中傷之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未就也譖者乃不得志金陵旱公禱于鍾山未迴車而雨僧格用事奏請遍行理算錢糧實以無義肆虐厲民空其家財往往妻子寒飢困辱有不忍言者中書右丞錫都浙省丞相孟格台奉行尤力檄公分理浙東公至言曰瀕海民貧而獷必激變得寢其行而本

道承意朘剥獄犴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朝廷以
兩浙鹽法壞擢公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私煎
抑權豪弊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
訪使改守池州以恤民理學為先務行省伊蘇岱爾威
迫州郡取淘金者三千户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充
者遂止歲且終省檄列郡横造綺段而初不給其直列
郡取於民以應之又不中廢危迫不知所為公命民間
有絲者借納明年夏税不日而絲具召匠户并工成之

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時又有括田之命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頃以應命而反覆苛横之旹視他而少息矣江水溢池民受其害鄱陽尤甚公既賑池民兼憂鄰郡之害請於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三月以救其急徐設法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擢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黜昏惰擊貪冗濫食官府者望風而去禁越訴懲誣告憲牘為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未及上以十二月十六日歿於

池陽寓地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太常定謚曰文肅嗚呼公美鬚豐下偉然大丈夫也慷慨有議論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仕内朝省府㢘慰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其德不能一還朝廷論事廟堂之上豈非命乎故其官張公孔孫夢符持憲淮東時述公爵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於江西以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為之銘

馬大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集以賓客從時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謁焉忠宣曰此世祖潛邸時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來望其風采如在目睫豈意得執筆以書其遺事者乎娶王氏追封潁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三人彞麟早世誠以廕入官四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升朝列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中議大夫中山府知府致仕次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曰經

從仕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太中大夫寧國路總管河東李宗武適將仕郎德原縣主簿青人劉相適朝列大夫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前進士梁國標餘皆士妻孫男三人允文以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授承直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監察御史除西臺都事復拜監察御史還朝除朝請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以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次允武次允中銘曰

天生碩才以足世用廟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盛時百
取百宜侃侃其謀翼翼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在右佐我
興運參錯多乂惟文肅公文學夙成飭其脩能從事禁
庭龍飛之初接武諸老造次德容謦欬治道肇開明堂
奏納惟勤論功敷言文史彌綸出入始終閱歷之積忠
賢我承姦慝我抑列在御史罔非正人立言不渝直道
以信方州邇止資其宣第嗟彼南服未究新理會稽邈
悠宋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兵車大帥死忠郡丞敷惠

有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久而彌孚海江之間千里輿謳三治宣閫兩貳鹽筴憲軺屢陞郡紱增秩知無不為動無不宜荷紫横金蒼顔雪髭烏臺鳳池孰不來歸江淮湯湯而我獨遺協恭外朝用老伊始殿於九華諸尼其止尚書履聲竟不復聞文肅易名可徵者文奕奕有子世為御史至於賢孫冠豸者四持節沂江舊治足未遺風凛然後賢寤懷昔泰國史書事為職老朽在野豈敢有述昔瞻公儀又識公孫垂遠之言敢辭復諄

正議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特贈宣忠効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敏楊公神道碑

維昔我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域内附悉出其豪傑才智而用之結之以誠惠之以德莫不竭股肱之力以衛腹心而經營訏謨大得志於天下矣逮我世祖皇帝天度恢廓聖鑒昭晰小大遠邇文武忠孝之臣無不因其資性識造位置之有道器使之有宜顧育之有方所

以使夫繼承大業者得人才之用沛然而無窮矣西夏之歸在祖宗時其國人多已見用有若實喇唐古特者姓楊氏自其國來見世祖皇帝已被識察待遇不同於衆人國制禁衛之嚴出入有定處無敢違越實喇一見之頃即受命在左右以門者之未素識也特勅令勿有所呵宰臣知其賢請命以官實喇固辭曰外官有奉賜爵秩之重聖恩厚甚然一日去帷幄則不得日覲天顔非臣之願也天子察其忠止其命官而使給事裕宗於

東宮益見親信至元十闕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城之北中為天子之宮廟社朝市各以其位而貴戚功臣悉受分地以為第宅式臘公得建地和寧里在內朝之西北於朝謁為近惜乎不得年以卒卒之日長子嘉琿年六歲次子多爾濟纔四歲耳孫而只即故御史中丞襄愍公而嘉琿所謂襄敏公也公兄弟幼鞠于母夫人趙氏煢焉相顧未有以自見裕宗皇帝既崩隆福太后居東宮謂宮臣曰昔實喇唐古特事先皇最久且勞今

有子否對曰實喇歿其妻趙氏與二幼子在耳乃召見之曰二子明爽莊重他日可望也因使公事武宗皇帝而中丞事仁宗皇帝矣武宗總兵朔方鎮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聽命內朝以王章賜之蓋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以為機密符令之信武宗顧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命公密懷之卧起勿去肘腋他臣弗知也軍務纖悉有所出命則公以其章行馬時西北有軍旅之事武宗方遠征而仁宗奉興聖太后出居懷孟

大德十年公以軍事入奏京師是時上病已久宮府不能無所覬望北鎮歲賜不以時發公之來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卿某者執其券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勝憤前謂之曰太子躬擐介冑蒙犯霜雪率諸王將帥士大夫軍萬里外以敵愾責不恭給用賞功賴此而已無所私也爾奈何阻之恨不得面質爾罪於天子即引所持撾擊之曰此所以識也廷中咸愧而壯之及上崩内廷與宰臣議所立非祖宗法達爾罕忠獻王哈喇哈遜持重

不發遣信使趣仁宗還鎮京師以迎武皇帝仁宗得報未即就道公適在京師晝夜疾馳見仁宗曰太子在北方尚遠事亟矣不於此時還京師宗廟社稷之所係間不容髮尚遲回邪即遣李孟多爾濟乘傳以先不數日入朝定大難迎武宗歸即位方猶豫時由公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矣既即位羣臣以次見至主藏吏上顧公曰孰為汝所擊者太府卿勑誅之以其家賜公公拜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新天子赦前不可以細人失

大信請勿誅至於以其家賜臣臣尤不敢奉詔上嘉歎而從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夫同知太府院事至大二年秋御史臺奏公為江南湖北道肅政亷訪使公將行入辭上問曰官所去此幾何公曰三千里而遠上不悦曰此朕左右手何可若是其遠耶即日留為將作院使留之居官五月而疾作天子遣醫晝夜問遺不絶竟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三十有三上聞為之震悼賜鈔二萬五千緡太后加賜萬五千緡以恤其家自中

書以下百司皆致賻以延祐二年四月某日葬宛平縣香山鄉之皇華原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一人雅克錫繼室王夫人適公時年十九甫四月而公卒越二十八年為後至元三年歲在丁丑之正月夫人亦卒皆祔焉李夫人事君姑趙夫人至孝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軍夫人治家常如公家居然族人咸頼之王夫人於其孤鞠育恩勤如己出者勸之學尤篤嘗曰吾門惟汝一人耳不力學何以自致見其能學則以自慰常居端

莊不妄言笑坐茵故弊而完潔不易恒處凝塵不除晏如也朝之士大夫莫不稱其貞節有母道焉雅克錫幼得見仁宗摩其頂而嘆曰其父忠勤事先皇以及於朕使今猶在朕以何官授之噫其在此子矣出内帑鈔二十萬緡賜之而歲賜粟給其家今上皇帝獨運乾綱明於庶物思夫逮事皇祖之故臣有子孫可用者得雅克錫拜南行臺監察御史清明端直有先人之遺風方見用云公弟在中臺時大父實喇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

金紫光禄大夫柱國夏國公謚忠定夫人默布氏封夏國夫人父實喇唐古特贈推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夏國公謚康靖夫人梁氏趙氏皆封夏國夫人而特贈公宣忠効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敏夫人李氏追封夏國夫人王氏封夏國太夫人贊書純至臣子感焉中丞遇害其子布哈佐憲河東又死國難中丞之次子文殊諾爾公子雅克錫受知聖明皆起家為御史一家再世有大節前

後五人皆受耳目之寄豈他宗所可及哉集往年待罪
國史嘗奉詔書中丞遺事于其神道之石雅克錫南來以
為集雖老退田野筆墨荒落而粗悉其世求著為銘詩
不敢辭也其辭曰
維夏盛強亢于西垂相時來廷世總其師民之多難疾
威靡壹保族以康令德之積厚本長源有楊之宗忠定
之賢乃啓其封心雄萬夫康靖有作一見天子默有遐
託雅志本朝不樂外馳俾事裕皇寔由眷知二惠競爽

而弗及見煢煢孱孫卒克有踐公事武皇從軍朔方蹇

蹇中丞弟兄相望大統之傳聖武有訓變生宮掖幾失

正順宗社之危仁廟有爲克斷弗疑公來贊之大事之

機中不容界一言之興國事攸賴至大清明聖功聿成

統宗會元爲國之經聖子神孫有永無斁立言有初具

在史策世胙卿邦桓圭袞裳煒煒煌煌有貴永藏暫徼

復興在今御史思其先忠以報天子兩襄之阡松柏桓

桓史臣有書千載弗刊

朝列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趙公神道碑

集昔承之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肇基之初而究夫亡金喪亂之迹以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聞散失苟有可稱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先世譜牒軼殘於兵可知者曽祖温祖德父仁金鈞州同

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徵調一起桑彊並驅俊乂無別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試民之秀異者以為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浮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工人之役進掖不與得以世脩其業而二氏之競起亦自此始矣是時鈞州以國亡不仕而見知朝廷在被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優存者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以

自歸於朝廷急於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既多草萊弗辟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深憂邦本之在兹也始置十道勸農使總以大農為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匹婦始知有養生送死之日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是時勸農於河南河北而為之使者侯公爵也辟仲敬以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時矣其二也僧格專政用事深忌御史臺不便於已求所以沮害之者

自臺官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惴惴憂畏其事多端如立臺舊例六部吏以時抱文書詣御史府御史閱其牘誤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僧格以為戶工二部事繁吏不暇給奏御史攜印詣部而閱之意將以陷御史也當是時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為御史當閱工部卷趙公與公議曰吏姦旁午覬望首鼠盡索之將不勝誅而易於激怒以傷大體稍有疎漏彼因得以為我罪宜何出乎公曰盡索之而激怒固禍出不測而以疎漏縱

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寧受嚴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寛易於此乃檢効搜校無細不察經時而後畢僧格果使人覆視之思慮至到畧無可議者趙公後歴臺省之重思公之才不盡用作辭以哀之其三也國家歳以二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盡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俳優獶雜子女百戲眩鬻以為樂禁卒外衛中宫貴人大家設幕以觀廬帳蔽野諸王近侍貴臣寶飾異服馳駿盛氣以相先後國家一

日之費鉅萬而民間之費稱之僧格者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遇故其事尤侈織涤提舉儲布哈者高良寺中之人也並緣為貪虐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僧格之令求解不得僧格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為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徐曰儲布哈欺上虐下為天子斂怨非求福也僧格不能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間歲一省或畧應故事不復如昔之盛其四也因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當書以示來者

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之始讀書以知義利為要明習法令以副之髙公鳴名士也其守彰德辟以為史以廉辨稱遂佐勸農之行奏功轉刑部史升大司農掾又轉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升承德郎本院經歷院之所司天子之膳羞宴饗諸侯王大臣軍旅賓客廩餼牲牢籩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

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者無所泛濫臺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聞山北饑即以賑恤為言因命之往勸急有方山北之民存活甚衆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為孥者遷奉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某尚公某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賢而奏行之上為嘉納時御史臺見屈於權臣中丞何公榮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僧格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亷訪司

以振起之廢察判之官省勸農使以增廉司兩僉事而拜公為朝列大夫僉河北河南肅政廉訪司事三年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在憲府所至率師弟子員行禮學宮以為教而吏民之頑嚚不率者亦不貸以法好薦士後多為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貫安公祐劉公賡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朞日卒于官舍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于安陽聶村原之先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焦氏金進士茂才女後公二

十五年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大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也公平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在官者皆分地以爲居公貧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習禮相公以學躬執飪爨傍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録若夫陸宣公奏議真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不紬繹也及卒於官幾無以爲斂真介然有守君子哉以次子天綱貴贈

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水郡君
子男三侃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舉茂異
除宿州儒學正以御史大夫掾見知文皇超拜浙東廉
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內臺御史歷僉淮東山東廉
訪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湖南天經蔭獲
嘉簿冀寧録事年二十八卒于官女二壻潞州屯留簿
王蔚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傅汝礪孫五植構
楷槐棟構江西行省檢校官植槐早卒曽孫四炳煇炤

燿天綱副憲廣右既得推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真而
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
墓碑未立蓋有待也今蒙上恩官爵勲封皆四品亦已
三年可以表諸墓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太史虞伯生
氏於趙魯公之宅魯公篤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
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銘
其客傅若金著行狀與其書以至集曰嗟夫人孰不欲
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係於當世則亦

末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可信故為之銘銘曰

在昔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寬則易弛容則多肆肅而正之乃立御史慶賞刑威有勸有懲治朝清明姦慝不興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黠而嚚竊我威命狐詐虎虓肆為百欺烈日嚴霜陰妖莫施以爭以抑不遺餘力戕戕惠文撫劒莫擊公於此時弗亟弗徐擕印就曹閲其文書急則為傷緩則以靡分條析縷以極

其理鈎箝無施反歎其能不惡而嚴官有恒尊詭異之
觀君子所斥諤諤有言狂猘屏息公贊大農務植本根
卿奏其書以孚上恩玉食不會庶邦畢獻度其常供有
正無羨繡衣舒舒畿甸周諏三年載遷盡瘁以瘉嗟當
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踐以陟垂五十年令子登
崇持節海嶽天子所庸遺忠遺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
夙有冠佩歸視其阡松柏如雲伐石巖巖來徵斯文三
加彌尊有爵有秩繼茲有書觀者必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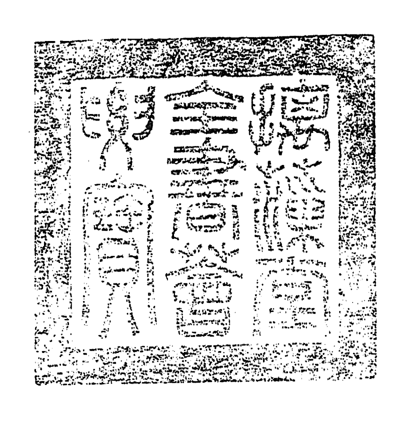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二

謹案卷四十一第一頁前五行巴咱爾舊作伯撒里今改後放此　二頁後四行巴圖舊作寶童今改後放此　九頁後六行珍巴舊作真保今改　十五頁後一行輝圖舊作黄頭今改後放此　後三行噶達蘇舊作干塔思又和尼齊舊作火你赤今並改　十六頁前二行裕勒通舊作元童今改後放此　前五行琳沁舊作璉赤今改　後四行沙卜珠舊作山住今改　後五

行多羅岱舊作朶羅歹今改後放此　十九頁後八行實喇卜珠卜丹舊作失剌朱丁今改　二十一頁前二行拜特穆爾舊作別帖木今改

卷四十二第四頁後七行錫都舊作忻都又孟格台舊作忙哥臺今並改　九頁前二行實喇唐古特舊作式臘唐吾台今改後放此　後四行嘉琿舊作教化今改後放此　十二頁前二行雅克錫舊作行飭今改後放此　後八行實喇

舊作世剌今改　十三頁前一行默布舊作米卜今改　前七行文殊諾爾舊作文殊納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宗本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三 四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三 歸田藁十七

元 虞集 撰

墓誌銘

臨川隱士孫君履常甫墓誌銘

孫君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髙祖彦居官治獄有隂徳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曽祖次康廸功郎祖果父震妣蔡氏君未成童而孤以母教知警策自樹立

臨川文物之邦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於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冠偉儒為衆庶儀表三四十年而後盡君之生後於諸公而頌詩讀書檢身慎行隱然蚤有譽於州里郡人力足以致客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身率子弟受學侯問敬養如事父兄久之從學者日衆始即家居而講授焉一畝之宮近接闤闠樹竹數个門庭蕭然外齊内燕嚴靖有恒户外之屨常滿與門人考德問學以孝弟忠信為主本言温氣和聞者油然而自

得虛驕暴厲之氣忽然消沮故雖童孺亦知所趨向不違軌轍而郡中俊彥有聲者往往皆自以為出其門矣君居必端坐出入有節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人過失長短而不經之瀆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過郡者必來見多愛慕之不忍即去自部使者郡長吏以下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裴回至於君之里君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於官府而豈弟愛人之誠則深致意焉江西行省憲司聘辟

皆不就朝廷嘗遣奉使分道問民疾苦於天下齊太史履謙學者也實來江西以遺逸特舉君一人學官歲時致廩餼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曰澹軒先生云君雖甚貧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承順甘旨不缺常足以致其歡心寡妹有二甥女皆養之親側及笄審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間言母夫人年九十五而終君時年已六十哀慕摧毀不敢自以為衰君子稱焉君以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

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三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前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三人適黄勲適王瑜皆前卒其一未笄君殁時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為己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為之後者以十二月壬申葬諸臨川靈臺鄉髙福嶺之原使其甥女之子李彛來求銘君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伯清叙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君有近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預作期勿忘仍勿

助非速亦非遲可以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近時郡之學者益以為慕鄉吴公甞喟然於私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尚已聞其風而悦之者或莫究其實際而昧其指歸其失之遠矣深可嘆也吾觀孫君教人篤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敢為過高自欺之説以自詭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為之銘曰

化俗達材本乎君子奕奕侯邦民庶来止孰敦吾涼孰

廓吾鄙躬行以率人用知恥有游有從觀感成美仁義之言其著在此銘表其鄉以勗髦士

故臨川處士吴仲谷甫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吴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十七年而卒則國家仍改至元之五年巳卯之十二月也其孤肇營葬得地於其里長寧梅江之下保以明年庚辰十月甲申窆焉先事來求為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即來居臨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以居郡故

多氏吴者别之為東門吴氏云世為儒家而隱徳不曜淳熈中金谿有大儒先生陸文安公以卓絶之學尚友聖賢與新安朱子同時並起以其學教學者天下師尊之而文安公實娶于吴則諱漸府君識文安於齠齓以其女歸之他日子孫祠府君于書堂以文安公侑食名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寧主簿文盛武寧生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弟國史校勘正子有書曰二禮經制書上送官並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召

對稱旨而著廷辟為之屬矣是為先生之大父而先生蚤喪其父瑀鞠於伯氏伯氏没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世母朱氏年八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是邦十世四百年官雖不甚顯而清脩文雅見稱於君子公卿大夫有過於清潤堂之門者莫不見焉先生以貧而書堂不加葺而敬者不衰則先生得以繼之者先生當我國家混一之盛野無遺賢而端居講授鄉里自江右之伯帥牧守御史部使者與文學之吏薦辟相望

終身不為之動先生無妄交而學士大夫過郡無不求見焉故楚國程文憲公見知於世祖皇帝凡所薦引起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嘗貽書於先生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獨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為人可知已郡人尊德而尚世謂諱漸府君曰東齋謂校勘君曰石泉二禮君曰西泉謂先生曰北齋皆因所居而稱之不以官不以字蓋其士風之美者乎先生諱定翁字

仲谷弱不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讀其遺書保其先業以長子老孫不求贏餘以自廣而族人子弟婚嫁喪葬竭力以助之宋亡時有故淳安令平山曾子良退居其鄉先生從之游其要以為求聖賢樂處崇仁甘泳中夫者以雋邁而能隱以其卓識高志悉寓於詩自以為人莫之及而人亦信之先生從之學詩尤得其音節氣岸久而造於沖雅則其自得也故翰林學士同郡吳公以為有盛唐之風而今學士豫

韋揭公㬎碩引以比諸涿郡盧公摯以為盧公位顯而氣完不若先生之幽茂踈澹皆確論也先生初與㬎碩友同郡孟均旴江程百年劉時習皆其人也然後皆出仕或至貴顯先生泊然自如又有孫君履常亦自金陵來從者也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為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為清苦詩特其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寓是邦五十有餘年退而閒居者八年始哭學士吳公先生又三年而哭孫先生又三年而哭先生而郡之老成盡矣吾黨

之小子學者將何所仰乎故不辭而為之書先生娶鄧氏繼畢氏則知韶州允升之孫將仕郎行之之女長子肇有文學象州儒學正次端為伯兄後又次載女三人長適饒泰來次適張盆幼適涂禹玉孫男四人湜濟元生還生女五人長適周士元次適楊讓又其次適陳曽幼在室先生平日之言曰士無求用於世唯求無愧於世葢名言也其歿也自始病至寢疾飲食服藥如其常其將没召子孫申誨以先世之所以久遠者屬以輯其

遺文而不及他事沐浴具衣冠即席久之翛然而逝可以見其為學矣銘曰

先覺既遠學迷其宗危者為崇愿者為恭不足之欺善黙其容君子憂之孰為汙隆我瞻青田卓哉獨識陽春高秋青天白日孰造其原不載以積吾儕困學每病其室皦皦先生於學其傳安節躬行不矜不遷我咏其詩幽茂自然梅江有藏隱君之阡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虞槃仲常甫以泰定丁夘六月七日卒明年其孫宣葬之撫州崇仁縣禮賢鄉廿六都之圓湖石鍾山後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叙先世列行事著銘刻石於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諱世南陪葬昭陵為雍人後十一世諱闕從僖宗入蜀守仁壽郡因家焉八傳為五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允文四世祖直祕閣贈開府儀同三司曽大父利州路提刑贈朝請大夫諱闕

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珪　考故國史院編脩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諱汲妣雍郡夫人楊氏仲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生於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宋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眉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明年楊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既而宋亡國朝至元戊寅之歲内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

戈中旦暮不相保無書册可攜先夫人置我兄弟於滕下口授論語孟子詩書等書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之摹本而仲常已盡誦諸經略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夫人曰此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考已為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黃譚氏則姑氏之女也姑氏遣女資裝頗治仲常不以動其心予家甚貧而其婦安之仲常之身教也

其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説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識民間傳聞朝廷得李斯傳國璽者御史中丞崔彧使祕書丞王桓辨而上之乃著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時人美其才稍從諸侯為賓客署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巽斗升以為養然所至論學設教饘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科詔行歲丁巳以蜀遠就試江西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

吉安永豐丞丁郡公憂不及上仲常之家居也無晝夜手不釋卷事親之暇内接親戚外交友朋酬酢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於詩於書考諸傳註常病其傳襲為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十篇其學尤粹於春秋以為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别著為書尤病左氏之夸於辭而謬於實也遂並史漢之謬而論之其書具存惜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以究其學之所至未有以傳之每與吳公論

其所學必為所許可讀吳公所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旨趣所在蓋其用力精深而有以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子有得其書而讀之始慨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者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集復召歸次對而仲常除湘鄉州判官吾二人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無以為家慟哭為別仲常之治湘鄉也同官多自進士出敏於為官而仲常信所學頗稱廦古有富人殺人而使受役於已者坐之上下莫不阿從

而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皆不究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某方火即火又曰某方火又即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赴捄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而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兵且至州大家皆盡室以逃幾不成州巫大言惟虞公不信我仲常聞之謂其吏曰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日得刼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為狀坐捕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鞭箠者仲常

命可告語者二人謂之曰此將為大亂此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奸狀與其黨數十人羅絡内外果將為變者以告諸長官同僚皆無敢出治曰君自為之仲常乃斷巫如法並其黨各歸諸其鄉而官府民家以安始服儒者之為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暑卒幼子豈從行殯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于集叔弟茱同在京師乃營葬費使茱與豈歸其喪未行而宣已自臨川奉柩而歸諸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

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

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

之餘忍貧茹疏使我兄弟得以就學集之不肖雖竊禄

食無以顯揚其親以仲常之積學立志著書立論有可

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明上負祖考下負賢

弟者也是以歸來數年之閒宣等屢以斯文為請每一

執筆輿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甚

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叙而銘之子宣次旦次豈皆國

學生孫裕既埴椿桂填女適賈熙次適袁州路録事判官袁正有諸經説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艱保我視傚學而自信行而自持乃克有為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去後我哀弗除精神何之託翳丘土明復為人孰待來古

皮桀維楨墓誌銘

皮桀字維楨臨江路清江縣崇學鄉下熓里人也故宋

參知政事龍榮之世家紹定己丑進士宣教郎知平江
縣事巽之曾孫鄉貢進士內附國朝嘉議大夫南雄路
總管府尹兼勸農事一薦之嫡長孫膺受忠顯校尉前
岳州路平江州判官潛之子也母虞夫人則故丞相忠
肅公之五世孫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珪
之孫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
汲之女而集之長女弟也榮以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
十日生弱冠以文學稱于鄉娶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

學士中奉大夫倜之女也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吳公澄之在朝也肇開經筵進讀極一時之選其告老而歸猶拳拳以勸講為重事薦才為己任特為書達于朝廷使備檢討之選未報故集賢大學士光禄大夫高昌岳柱出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所部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棨為之客甚見愛重將署置幕府不屑也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歿李氏婦又喪其父不樂仕州縣屢遷官不以為意二知已鉅

公又先後去世是以未能有所發也再娶同里徐氏蓋
東漢隱君孺子之裔孫子男一人西女三人長適同里
楊某次女許適同里姓某次幼棻以至元丙子二月七
日卒得年三十九後二年戊寅三月十九日其父葬之
龍興路富州奉化縣黄原坐未向丑集為紀其家世歳
月如此嗚呼前朝故家日遠而徽其起而際遇國家之
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多矣棻内外家文獻庶有
足徴者棻又敏學意氣蓋有父風而翰墨幾乎舅氏之

似矣吾女弟止有子一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夫其可感也夫銘曰

金利玉輝鼎鉉弗施永瘞于兹噫

故脩職郎建昌軍軍事判官雷君墓誌銘

君諱昇字則順姓雷氏豫章豐城人雷氏自煥得寶劒於其邑世世宗之為望族故宋時有諱蔭者自邑之會昌遷居城溪三傳生才才生震震生贈承事郎雲翔承事郎生通直郎監南嶽廟賜緋魚袋璲通直生文林郎

京西安撫司幹官贈中大夫祁君以為曾大父禮部尚
書寳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廣東經畧安撫使知廣州開
國豊城宜中君以為大父奉議郎大社令通判韶州國
乘君以為父君本尚書公之弟諱憲中之第五子也以
景定辛酉九月十八日生前三夕尚書夢得寳鼎於狀
元坊既而君生尚書語其弟曰是足當夢鼎之祥矣我
將奏之以官必以為吾子之子六歲背誦論語孟子無
遺句稍長嶷如成人弱冠為諸老所器重會德祐改元

尚書遣進表行在所補將仕郎以歸時方多虞閫臣急於用材辟建昌軍軍事判官出官修職郎是歲尚書起鎮廣州大社從君留居家尚書在廣州劾悍將易正大而尚書亦以言罷出廣州還至曲江道梗不能還適大社除倅韶奉尚書將入城國朝軍自湖南至大社死于兵而尚書南邁至于馮村之地而止焉後三年北兵卒至尚書所居傷及尚書之身兵去門人請療之尚書曰國事去矣吾何以生為遂死踰年訃始至于鄉君服喪

如禮而族人或謂尚書家遺業甚盛將爲不利於爲之
後者君曰國破家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祖父一身
之分也何愛而不與之共乎即分與之有差已取其餘
而已獨歸櫬南海則以爲己任每一言及則慟哭流涕
不能寧處求申其情事歲在丙戌江南之内附已十年
矣而嶺海之道始通君辭所生父而與之訣曰大社固
已無可奈何萬一尚書旅櫬不得則兒未有還期遂去
至廣州留數月訪諸故吏黎應豐得尚書殯處奉柩泛

海及廣州遇海寇洋中隣舟人赴水死君手銘旌大慟號詰寇曰故尚書雷經畧之棺也寇為之感而問曰故宋雷尚書乎曰然爾為誰曰尚書孫也盜義而去之乃得達而門生故吏猶有在廣州者迎哭哀誄相屬于道比還數經險阻身先輿役行道之人哀之而鄉黨宗族咸謂尚書有孫矣是時朝廷録用宋故官及其子孫程公翬卿歸朝薦君為清江丞不就遂終其身云至元戊寅尚書广山之里第燬君奉神主抱遺書簪笏誥命以

避而不及其私居北園三十年求聖賢於方策與名士
為交游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為學之志
如此鄉人有誣于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見君君為
道見誣之故大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白金為謝
君斥去不受大德至大閭里中飢至順庚午又飢君皆
出巳粟賑之全活甚衆里人為之謠曰六十年前歲庚
午雷氏出粟活飢者後庚午歲歲復飢雷氏出粟如當
時雷氏子孫力為善文章貴重當復見其世澤可知矣

即广山為居如尚書時規制人不以為過也國學進士國登者本君之同父兄也子泰禮孫民傑皆相繼殁無後君乃求諸伯兄將仕郎國賓之孫同康而立之以成進士之志君娶同里曾氏房州知府光之孫女也資送充厚而曾氏遭時艱家遽之君盡歸所齎資以養之親喪未葬者葬之老而無子取其從兄之子焱以繼之教育之至成人而後巳至順癸酉十一月廿九日卒曾夫人先十八年卒子男二長鑄永新州蒙古字學正慶遠

等處安撫司教授次濤女四壻曰勅授安福州廵檢王桊胡克忠曰吳廷玉次未嫁孫男四永吉終吉逢吉洪壽孫女六長適臨江路學正范復祖次適徐理餘未嫁曽孫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處范復祖子甥之子也是以鑄介復祖來告曰鑄不忍遠仕妨朝夕之養亟歸侍側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孤庶幾其遺事之傳於不朽也敢以墓碑為請集觀于故國世家其子孫漸以陵弱者多矣若尚書大社皆死國難與君歸

柩之事皆可書且其婚姻家又皆前代簪纓之舊亦可
尚矣故為之銘曰
赫赫宅里世濟其美尚書之孫大社之子奉柩海濆安
其歸魂大社有子尚書有孫鍾鳴鼎食柔爾姻戚生瞻
令儀其藏可式
故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楊君墓誌
銘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漢公居靖恭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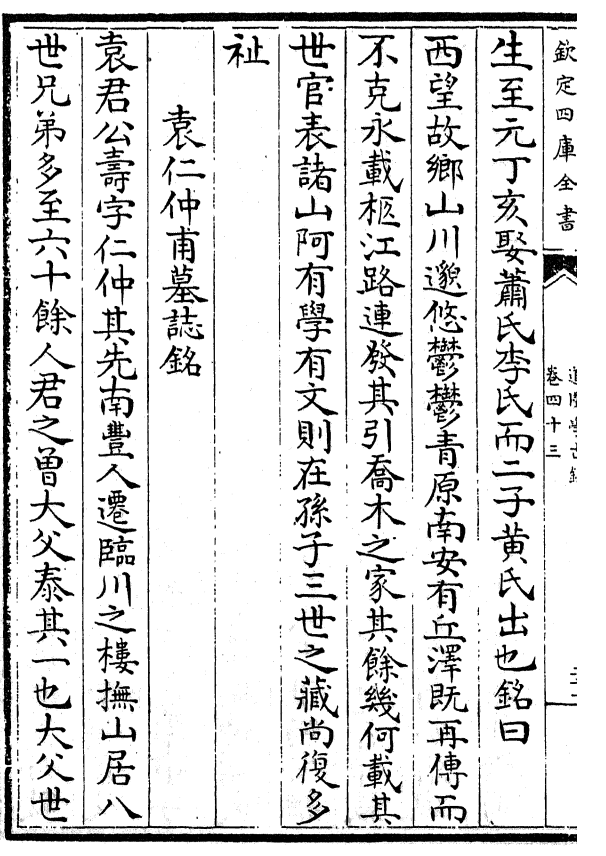
孫益顯僖宗之入蜀國子祭酒膳從之其弟勝為丹稜主簿遂家眉州歷五代宋歳久族大世有文學顯官及其季年尤盛參知政事諱棟以道學事理宗景定甲子論彗星忤時宰退居台州以殁參政之父諱端仲贈太師申國公而履之其仲子也官至奉訓大夫淮西安撫兼知和州文武才畧勇毅過人武將自行伍起者皆嚴憚之有子諱公鐵内附國朝以嘉議大夫為南安路總管兼府尹軍旅之餘江廣之間綏撫鎮遏恩威並著蜀

人士大夫在故鄉時甚苦兵寇之禍故在東南者皆走嶺海及知世祖皇帝神武不殺稍稍北還而家業狼狽僅保性命凡道出度嶺者南安公必出私財以周濟之得不至顛沛其甚不能自存者有全室養於楊氏者矣南安公之既老一至杭州盡以其田施諸族人而還居廬陵蓋自南安北還止此而不能去也子曰壯行字伯學倜儻好學問喜交游一時之名人若故宋禮部侍郎鄧公中齋博士劉公辰翁及鄉人江西儒學副提舉陳

公黄裳皆忘年與之游和州有先業在杭之咸林參政
之退居嘗聚族於斯也南安没伯學始得至其處理其
蕪没以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淄萊李公世
英故江西參知政事東平徐公琰知其才力薦之仕乃
以父廕除修武校尉韶州路仁化縣尹歷吉州税務提
領永新州判官改承務郎邵武路邵武縣尹廣西慶遠
南丹安撫司經歷年方六十以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
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娶王氏廬陵人生子昌文彬文

昌文資爽異好讀書衡州公之在仕也服勤左右克成父之志其歸老也以善事稱屢赴江西鄉舉不偶科舉廢始用衡州之廕授崇仁縣尉以至元四年戊寅之歲七月七日上奉其父以來上數日即病以八月二日卒衡州君年七十有一久病聞尉之没起撫棺大慟遂以疾篤後十日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為戹亦酷矣哉尉知集之自楊氏出也其始至即以父命來謁求通其譜於舅氏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先雍郡夫人之父則故宋工

部侍郎國子祭酒諱其其系則出于丹稜府君於屬則參政其叔父也寶祐景定間侍郎與參政同朝諸父昆弟之愛敬無間言蓋衡州君欲與集申論此事而不及見矣悲夫子始哭尉其子樵號而以衡州君之命求志其墓喪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及書也彬文來奔喪又號於集而求書衡州君之事如此邑之人聞尉父子相繼没在殯未能去里巷莫不嗟悼而同僚亦深念之況於集有鄉里親戚之故其有愛於一言乎昌文字貫道



生至元丁亥娶蕭氏李氏而二子黄氏出也銘曰
西望故鄉山川邈悠鬱鬱青原南安有丘澤既再傳而
不克永載柩江路連發其引喬木之家其餘幾何載其
世官表諸山阿有學有文則在孫子三世之藏尚復多
祉

袁仁仲甫墓誌銘

袁君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
世兄弟多至六十餘人君之曾大父泰其一也大父世

賢父士琮母楊氏君以故宋寳祐甲寅之歲生娶吳氏
鄉貢進士鯑之女子四人長曰明善其次三人擇善主
善繼善與女一人皆蚤卒獨明善有子曰啓女二君以
大元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
宅基之後地近隣人之圃明善懼他時耕鋤之及也卜
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葬君于陂原紀家坑先塋之後
坐丁向癸吉時集老病家居延明善於家塾使子弟執
經而學焉是以求集書其事于石以志今墓云君之父

有惠于鄉里鄉人以為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寇起旁近而官軍又狎至不能安居而去之鄰屋率焚蕩衆善君父子故其室獨全五年寇平迺歸又有暴客卒來犯衆為擊殺之吏按其事持為患害家以是益貧君不以動心為學甚力自經史醫藥辨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置書册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以束脩求誨每盡心焉其為教尤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為切要懇懇為諸生言之又好

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葬君為葬之力不足為之葬亦隨而助之且歿時有再從叔母之喪未葬猶念念圖畢其襄事其為人大槩如此云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之言曰為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與其求虛文於人孰若脩實學於已真孝子之事也予文不腆不足以塞明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若明善者從公生時晝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歿也日記其遺言緒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録而傳之篤信

而修之充其所至庶幾吳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乎銘曰

深藏之土厚温天光發新子有聞

故臨川隱士婁君太和墓誌銘

婁君志沖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郝宋嘉定參政忠簡公機之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生建以詩經貢郡晚以特科對策歷官至監福州閩安鎮受知於三衢徐公霖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

曾原一浚儀趙崇擇同郡林實夫段信友六人者皆一時之名士閩安有四子伯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參軍而宋亡仲起南寶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文輔咸淳庚午舉鄉貢進士季起莘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今信豐縣尹志淳司法之子而君則寶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旨楚國公程公鉅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歎曰予過臨川登青雲之峯而永歎焉昔嘗見其渠渠煌煌者今亡有矣亭榭花木歸然百年

之舊惟婁氏而已與其兄弟游行若思坐若遺言若不
與世相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
信豐前主石城簿時故翰林學士吳公澄贈之以言曰
予以庚午舉鄉貢與其叔父偕視簿猶從子也是時司
法已歿見其仲叔季氏鬚髮皓白儀觀甚偉如商山老
人畫像正至朔望深衣巍冠領羣子弟序列家庭接見
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家能存承平時禮
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也元統癸酉冬

予自禁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旨復召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族得婁氏焉是時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弟若子戶庭肅然其中堂曰斑衣之堂者婁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予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觴豆在列子弟序立執事君時已得末疾且愈猶從容相為禮尚如吳公所言其諸父時稍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葉森爽觀其安於文雅不覺怳然而自失也去之三年君以

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得年五十二其孤槼等將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葬于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豐以其孤西行百里至予舍求予作其墓銘予從程吴二公之文知婁氏家世懿行又知信豐之治民真有豈弟君子之意且親嘗從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也而同居無別籍循循然奉承扶持略不見其有閭鄉里州閭之間文獻故物澌盡安得不為君銘之而著予之深

感者乎郡有耆德君子吳君定翁長君二十年而述君之行甚詳蓋以為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葬郡人淳熙神童王克勤之諸孫登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壻得君君尚幼女猶待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喪君以弱冠往治其喪無遺闕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以奉之君有姊嘗許適舅氏之子張元哲遠遊歲久不能自還君遣客齎裝以之歸厚遺而

妻之及姊氏歿視其奩槖略無存者衣衾棺槨君悉爲之具葢君之資質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長能棄幼志遇事如前所云者皆能咨稟於父而行之有成人之道焉其閒居儼然若思不妄言笑家庭之閒敦睦嚴整居無他好坐無襍賓服無華靡室無妾媵凜然畏慎如恐失之以順以安以終其身以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以爲完德嘉遯者矣子三人椝彬楫女三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其銘曰

令德之門殆難為賢隱君有能著自蚤年五十而衰其用弗宣身修於家如玉在淵我懷二人論德立言邦人信徵刻石在阡

劉宗道墓誌銘

宗道諱自誠姓劉氏其先臨江人自三司磨勘贈太師式主客郎中贈太師立之生公是公非兩先生是為集賢學士贈太師敞中書舍人贈太傅攽太傅之孫全州史君符遷金溪生吉州史君龜從吉州生武岡主簿孟

博武岡生孝顯其曾大父鄉貢進士粹中其大父有傳其父也以至元辛巳生元統甲戌二月十三日卒年五十四是年四月望其從兄自得以其從子儆來見請書其墓石以文予先從自得得其家譜知其自清江遷金溪之世次思其先世博學大雅而觀其子孫忠厚而衆多葢爲之屢書其遺事茲又何靳乎乃得其從叔父有容之言曰予於自誠生而愛之也深歿而哭之也哀欲其久有聞於來世也故屬信辭以待於傳遠之文焉予

乃按而書之曰宗道幼在父母之側容貌莊謹而敏於事時大父故無恙也故家老人頌言先訓蓋不自知其文懿之及人深也而子孫習於見聞修飾靜好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況又能從師力學以自立其所成就豈起於一旦者所能及哉以長子綜家務雖身任其勞而洛稟以時無敢專任内治田園之生外應戶門之務不亟不徐條理井井不役役於利而用恒足事旁午而至處之裕然一不以貽親憂使其親日休休於觴咏為樂故

州里之所共愛慕者也皇慶壬子其父殁延祐甲寅母某氏殁終喪無違與其三弟居無間然也後四年長弟自任殁踰年幼弟自勉殁自任殁時子徹才七歲教育如已子親為加冠而授之室又十二年仲弟自重殁十餘年間手足之念實鍾厥心曽不以家督之勞為病也讀書之外留意醫術病者來告診而與之藥輒愈人多感之廣先人之廬以居務為完美不加雕飾而古書名畫佳木脩竹有足樂者延名師勝友與之遊是以有可

閒之亭焉而人亦謂宗道為可閒矣娶周氏子一人侄女五人子侄居喪方弱冠儆懐伯父之撫巳也佐侄治襄事惟謹族人善之是以請銘而儆實来墓在某處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先宋文學大家在江右者歐陽王曽劉相等今劉氏子孫獨可徵如此盛哉銘曰
墨莊之遺播于金川有苗有秀有實維堅匪今伊今幾三百年濟濟衣冠宣弟之士鍾和流芳自宗道氏尚有紹之以耀永世

故臨川黄君東之墓誌銘

至順四年予以疾得告歸臨川明年春有旨遣使召還輿疾至郡城病益甚使者以其狀還予乃得求郡士之工於醫者而議所以療焉有紅顔白須美眉目偉然丈夫而來者曰游東之年將八十矣慷慨善論因予疾間而言曰我本姓黄氏自高祖託婚於游而曽大父成大父貴父友直世以游為氏而黄氏之族昔同出於一人之身者遂為路人而與為兄弟族人者則游氏也不亦

誣其祖乎因著譜去游復黃我娶危未有子以異母弟師孟爲子久之殊不安也不敢以爲子旣老猶無子而師孟有二子曰自省曰履信取履信以爲子履信之子禄生而自省之子曰助勉勣勳具著譜請一言以自信予迺爲之言曰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不憚於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後四年予客袁君誠夫爲履信求銘東之墓誠夫故翰林學士吳先生高第而勉又從誠夫遊於予門者也其言曰東之名大明生宋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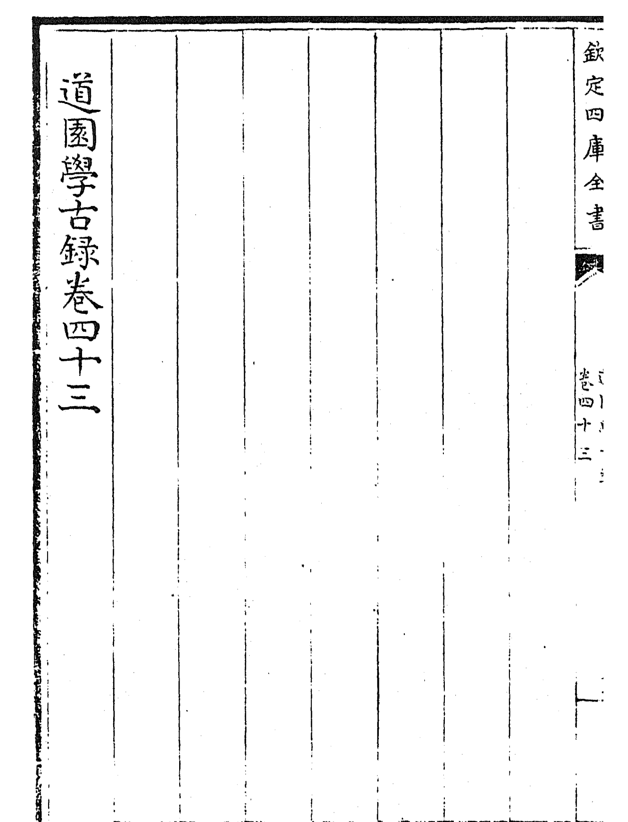
祐甲寅年二十時遭宋亡臨川既内附兵盜旁起未寧其父與幼子避之他所遇害於道東之守舍冒難以其喪歸葬既而遇方外士得治小兒病方用之應驗鄉人有許文叔兄弟子姪皆善醫一家之間講明精到各有著述其治法非粗工所知東之從之游盡得其學所療多十全著保嬰玉鑑四卷傷寒總要三卷脈法三卷集驗良方六卷藏于家於病家之酬貧者無所取粗給者量受之力厚多貲者不復辭多或有田二十五畝而求

學東之者東之曰子學不易成不足以為貧子遽失田則無以為業是不得此而反失於彼也弗受其田來學者衆輒語之曰治子業不精不足以活人而易以殺人非拒子不教也同郡危素亦請學焉東之曰子則可矣古書多簡奥意旨深遠子沈默通博庶幾得之沈審不忽易善採而不為利則不輕於人命矣遂盡以告之至於訓子孫尤諄謹且卒又出集驗良方以授之而謂之曰學非止於此也小心彊力而推充之庶乎家學之不

廢矣卒之歲為仍改至元之丙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戒其子孫曰予自揆平生無妄醫以殺人之罪僧道士其勿用嘗自擇葬地後知其弗善弗用也更得里之淳湖坐乙向辛以明年六月甲申窆予觀東之氣剛而才美禮審而善斷者年康彊隱于醫以殁利澤之遺將克昌其後嗣也夫為之銘曰

聖人有言醫貴有恒恒謂彝倫弗斁弗陵禮由人心律亦附禮徽或不安君子弗履善哉東之為書孔多厚生

慎微古人同科古之為治尊生辨類以此救傷是以足貴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三